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明賜進士太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叅政前湖廣副使整飭蘇松常鎮兵備楊道行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前知常州府事蘄水朱 軫校正

元紀一 起庚辰至壬午凡三年

世祖一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有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 甲子以總管張瑄千

戶羅壁收宋二王有功陞瑄沿海招討使虎符壁管
軍總管金符 戊辰詔覈阿里海牙所俘戶口放爲
民時阿里海牙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
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
萬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
史大夫相威檢覈之悉放爲民旣而御史中丞崔彧
亦言阿里海牙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
太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二月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
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丙申詔諭真人

析志誠等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 庚子浚通州

運河 都元帥張弘範死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

柔第九子也元之滅宋于崖山弘範之力居多至是瘴癘疾甚出所賜劔甲付嗣子珪曰吾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遂瞑年四十三 姚涑曰余讀金

史見張柔之蹙金張弘範之覆宋未嘗不掩卷而歎恨渠父子之濟惡以戕宗國也夫柔宋遺民也不當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旣爲之戮力行間已而爲蒙人所獲不能即死反爲敵用又劫金以兵金亡而又移師攻宋其罪蓋不容於死柔死弘範繼之範也忘

其身之先爲華也不思沈勁李湛之求蓋前愆踵其
父惡而敢於傾宋範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謀
乃治兵于亳而範復成之故亳有張氏廟而範之廟
碑則元學士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與張
氏之功勲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惡寔萬世華人之所
痛恨也後之君子若忘元之爲夷則集言似未爲過
若不忍於宋之滅於夷也則集之褒頌誇美真所謂
一字一涕也尚忍終篇乎哉顧集與柔範等耳無足
深罪我 太祖皇帝嘗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
孫世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

夷之也柔範之後宜在此禁而獲免於論豈宋濂諸人皆嘗失身於元而無以發斯義歟何當時朝議之獨遺此也或謂柔範仕元爲元奚咎之過哉蒙恬三世爲秦將兵恬死於忠而君子猶以事秦非之柔範之罪浮于蒙氏其能逃天下之誅哉 三月甲辰帝

如上都 癸亥高郵等處饑賑粟九千四百石 夏

四月癸酉定杭州宣慰司官四員 乙酉以宋太常

樂付太常寺 丁亥立杭州路金玉總管府 甲午

敕軍戶貧乏者還民籍 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寧

海益都等四郡霜真定七郡蟲皆損桑 五月高麗

國王王瞻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 六月丁丑阿

答海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詔御史臺檢覈具

實以聞 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秋七月戊申

太陰掩房距星己酉太陰犯南斗 乙丑罷江南財

賦總管府丁卯併太都鹽運司入河間為一仍減汰

冗員割建康民二萬戶種秫歲輸釀米三萬石官為

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

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

茅山皆設醮 八月丙子太陰犯心東星 戊寅占

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入貢 丁亥許衡致

仕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姚樞卒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旣從楊惟中南伐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因謝事携家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詳具宋淳祐二年二月許衡至輝盡室依樞以居始聞進學之序旣應世祖召歷官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卒謚文獻 戊戌高麗王王瞻來朝且言益兵三萬以征日本 是月大都北京懷孟保定南京許州平陽旱濮州東平濟寧磁州水

九月壬子帝還大都 甲子太陰掩右執法并犯
歲星 冬十月己丑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都實
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
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
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
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轆近五七里匯爲
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
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朮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
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
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郎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

哈利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
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
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
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
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
地有二折焉丙申命在官者任事一月後乃給俸
或廢事者斥之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
炳詔逮琮等誅之初安西王旣薨召炳入見因言運
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偕丙徃按其罪
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

山炳子仁榮誑之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
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
親鞠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
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
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以郝禎耿仁爲左丞阿合
馬貪橫益肆接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培斂日
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召管
軍千戶程鉅夫入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
悉帝說給筆劄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竒之
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

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
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爲應奉
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
皆爲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
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脩撰鉅夫初名
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復
大發兵擊日本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
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
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
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爲右丞李庭張瑄都

叅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
瞻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瞻行省右丞相十一月
甲子行授時曆初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
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領之乃以衡兼領太史院
事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
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
不協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
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
說以謂今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未得其
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

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
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爲者也其新
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
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
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
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
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
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
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
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又悉去

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
以施之未久而無弊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
之天下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
忒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
雲氣凡係于占候者具有簡冊 廉希憲卒希憲字
善甫布魯海牙子也自少篤好經史手不釋卷至是
爲平章政事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
曰臣竊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
者也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謚文政伯顏曰廉公宰
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爲名言 十二月

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
左丞崔斌斌旣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
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
省錢穀誣構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
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
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
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
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竇默卒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
讀書嘗爲金兵所俘得脫歸南走渡河遇名醫李浩

授以銅人針法繼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默以爲學自此始乃北歸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由是知名帝召見官之每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默贈太師謚文正李俊民者字用章澤州人也得河南程氏之學隱于嵩山時有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以爲弗及也及卒賜謚莊靜先生 辛未高麗國王王瞻領兵萬人水

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
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
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壬辰漳州民陳桂龍兵
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
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完者都及副帥
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
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
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
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
石皆盡乃藝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遂行大亨之禮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孛羅以給貧民

丙辰帝如灤州 二月辛未帝如柳林 乙未皇

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
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
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
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
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
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
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

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
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
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
退益厚待之 丙申帝還宮遣皇太子行邊復以伯
顏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武才汝母以常人遇
之也 三月戊戌許衡卒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幼
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時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
日者家見書疏義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得王輔
嗣易說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力行往來河洛間從
姚樞得程朱書益大有得慨然以道爲己任至是病

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
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
爲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
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
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
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
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 丙午帝
如上都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寃者撾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頒中外官俸吏 辛巳通泰二州饑發

粟一萬一千六百石賑之 五月丙辰歲星犯右執

法 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

寅以粟給謙州貧民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秋七

月己亥阿刺罕卒于軍 癸卯太陰犯房距星 八

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姦吏禁

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議舉行之 丙寅熒惑

犯諸侯第三星 庚寅以阿刺罕卒詔以左丞相阿

塔海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

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

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

之率衆襲殺殆盡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閏
月癸巳朔熒惑犯司怪南第二星 丙午帝還大都
庚戌太陰犯昴 丁巳敕中書省減執政及諸司
冗員 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
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
之上察其非而止 九月甲申太陰犯軒轅大星
壬辰占城國來貢方物 冬十月己酉樞密副使張
易等言叅校道書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
僞撰詔悉焚之 壬子用和禮霍孫言於揚州隆興
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以程

瓮吉刺帶

鉅夫爲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十一月甲子敕
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
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 甲戌太陰犯五車
次南星丁丑太陰犯鬼 壬午詔諭瓜哇國主使親
入覲 丁亥太陰掩心東星 己酉賜禮部尚書留
夢炎及出使馬八國掩都刺等鈔各有差 十二月
甲午以瓮吉刺帶爲中書右丞相 己亥罷日本行
中書省 丙午太陰犯軒轅大星 癸丑敕免益都
淄萊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傭直是歲保定
路水平陽路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蝨害稼並免今

年租

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丑高麗

國王貢紬布四百疋 二月辛卯朔帝如柳林敕脩

宮城太廟司天臺 乙巳立廣東按察司 戊申帝

還宮 己酉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陰至三

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相答吾兒擊緬初

納刺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卜為

右丞也罕的斤為叅政命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

之 三月壬午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

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

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
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
疑之時高觶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
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
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觶問果爲易
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
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
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
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
於是觶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

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
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
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
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
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
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
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
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
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
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程鉅夫

和禮霍孫

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
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
廷多采行之賜第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夏四月
丁酉降甕吉刺帶爲留守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和
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
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
故自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戊戌陳桂
龍來降初桂龍旣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
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
邊地五月己未朔鉤考省部官阿合馬黨人七百

十四人並黜之初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
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
誠是也命發阿合馬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
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
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
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併誅其
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
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
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
誅之 癸未以張雄飛爲叅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

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
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
以叅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
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
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
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叅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
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
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
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戊戌以占城旣服
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以占城旣附遣唆都就其國

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
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
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將之以行 秋七月

戊午朔日食 庚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八月甲寅帝還大都 九月辛酉俱藍國入貢海

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
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 壬
戌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
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
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 己巳

耶律鑄

遣使括雲南金定其賦稅用金爲則 壬申詔諸路
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椽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
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
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按
察使舉廉能者議等遷叙 冬十月辛卯復以耶律
鑄爲左丞相 丙申初立詹事院 庚戌詔兩廣福
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
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
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爲宜從之
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

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
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旣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
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
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俸祿與
護持林廟 壬申以勢家爲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
沿河巡禁軍犯者沒其家 十二月乙未殺宋丞相
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
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
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
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

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
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
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
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
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
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
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
日燒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
之遂撒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
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

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

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
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開
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
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
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沉
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
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
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
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癸卯，以扎散為平章政事。徵處士劉因，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

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
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
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薦之詔徵
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
受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
崔或請叅取蒙古人用之又言選用臺察官若由中
書必有偏徇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旣而江淮
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
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
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

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始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

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
解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
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是年宋陳仲
微卒于安南初厓山兵敗仲微走安南至是卒其子
文孫嚮導宋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芥其棺仲
微字致廣江西高安人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
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
百家靡不搜獵說者謂其出走外國雖若與陳宜中
同科然宜中身爲宰相當國用事顧遺棄君父死有
餘責仲微具臣直言不用國滅而遁其踪跡亦可憐

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

起癸未至乙酉凡三年

世祖二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弘吉刺氏為皇后時帝

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

事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

遂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

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和禮霍孫言去冬中山府

奸民薛寶佳為匿名書來上妄效東方朔書欺罔朝

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爲便皆從之設務農司敕諸事赴省臺訴之理決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擊鼓以聞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發鈔三千錠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以程鉅夫爲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詔停燕

南河北山東租賦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
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爲奏免稅糧之在
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
或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
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
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
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
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
爲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
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

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
河南河北者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活甚衆 二月

庚寅太陰掩昴星夜太白犯昴 辛丑定軍選格立

官吏贓罪法 壬寅太白犯昴乙巳太陰犯心 癸

丑諭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

三月乙未歲星犯鍵閉庚申太陰犯井壬戌太陰犯

鬼 丙寅帝如上都 乙巳歲星犯房癸酉歲星掩

房 廣州新會縣民林桂方趙良鈴等聚衆萬餘稱

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帝憤目

本襲殺島中軍復命高麗王王晳及阿塔海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
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
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
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
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
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未晚不從。夏
四月己亥，太陰犯房；壬寅，太陰犯南斗。五月丙寅，
太陰掩心，東星免。江南稅糧三之二。甲戌，罷採民
間女子。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夤緣爲害。耶律鑄
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

崔彧言罷之

六月己丑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

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然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差五衛軍脩築行殿外垣丙申發軍脩完大都城辛亥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叅政曲里吉思宣慰使季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

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
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 秋七月癸丑太白犯井

丙寅開雲南驛路 癸亥太陰犯南斗乙丑太白

犯井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 庚午

熒惑犯司怪 丁丑命按察司照刷吐蕃宣慰司文

卷 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丁未歲星犯鈎鈐 九

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少女戊午合刺帶等招降象山

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六百餘人海道以寧 太陰

犯斗 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壬申太陰犯井

癸酉熒惑犯鬼甲戌太陰犯鬼熒惑犯積尸氣太白

犯左執法 冬十月壬辰帝由古北口路還大都

丙申太陰犯昴 庚子建寧路總管黃華聚衆十萬

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
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耶律鑄罷

壬寅立東阿至御河水陸驛以便遞運給甘州納疏
黃貧乏戶鈔 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命各省

印授時曆 諸王相答吾兒及右丞太卜等分道攻

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諭緬
王不應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軍拔之

十二月甲辰太陰掩熒惑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

規措所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羣臣上尊號時
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
止下輕刑之詔 丁卯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
二部俱降初爲緬所制欲降未能至是因緬城旣拔
故皆來降 甲戌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
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
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陞
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

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二月丁未，命阿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
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戊申，詔遷宋宗室及大
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
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
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
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
還，遂有是詔。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
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
地，留七年，至是始歸。丙寅，帝如上都。夏四月己

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 壬寅忽都鐵木
兒征緬之師爲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五月戊午敕中書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畏吾
字其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 庚午括天下私藏天
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
習及收匿者罪之 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
于杭州 丙午以侍衛親軍萬人脩大都城 六月
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 甲
寅封皇子脫歡爲鎮南王駐鄂州 秋七月戊子詔
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脫歡與

左丞李恒往會峻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
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八月己
酉御史臺臣言無藉之軍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
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以剽劫平民若不分隸各
翼恐生他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城國王乞回峻
都軍願以土產歲脩職貢 庚午帝還大都 九月
甲申京師地震癸巳太白犯南斗 丙申以江南總
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脩天衣寺
冬十月丁卯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 戊
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庚子

安童

大佞犯心辛丑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爲
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
恕並叅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
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
意者總制院使桑歌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
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
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
世榮所薦也初安童與比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
得還有譖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
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

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廉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盧世榮旣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

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

宋史卷之三十三
八
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十二月癸酉命翰林集賢學士許國禎集諸路醫學教授增脩本草 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毀宋郊天臺桑哥言楊璉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遂敕毀

外天臺亦建寺。戊子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事覺皆磔于市。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爲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丙申。以合必赤合爲中書平章政事。二月壬戌。太陰犯心。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

之不取于民可增二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仍禁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

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污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戊辰帝如上都復以龔吉刺帶爲中書左丞相 三月丙子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

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戡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

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
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
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
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
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 壬
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盧世榮所招罪狀上
奏世榮對于帝前一一款服詔安童與諸老臣議世
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
朕自裁決 五月丁亥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
止以六十八員爲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

者存之。戊戌脫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峻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爲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峻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峻都猶未知之。亟趣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六月丙辰遣馬速忽阿里齊鈔千錠往馬八國求奇寶。

庚午右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
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
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爲朕
羞 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
赴水死 秋七月甲戌敕秘書監脩地里志 甲申
改闊里吉思等所平大小十谿洞悉爲府州縣 丁
亥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言山寨降者百五十
餘所帝問戰而後降邪招之即降邪月的迷失對曰
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木
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

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八

月丙辰帝還大都 九月戊辰罷禁海商罷推酤初

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推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 冬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爲左丞

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十一月己丑御史臺臣奏昔宋以無室家壯士爲
鹽軍數凡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餘人性習凶暴民
患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 癸巳
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
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
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 乙未盧世榮伏誅剗其
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
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
默然不敢採至是誅之 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

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十二
月丁未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
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
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
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
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
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
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
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
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憚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

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
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刑峙止
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
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
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
子聞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
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
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
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
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

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
安尋卒年四十三以哈刺哈孫爲大宗正哈刺哈
孫由掌宿衛拜太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隸
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
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集諸路僧四
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世祖三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歛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

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
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
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
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
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
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
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
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
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况湖廣密邇
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姦頑乘間生變何以

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
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二月己亥禁
漢人持兵器罷鬻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筭錢
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
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
遂奏罷之三月己巳遣侍御史程鉅夫訪求江南
人才先是鉅夫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
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
參用之至是遂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
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

李名密諭鉅夫必致此二人鉅夫復薦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丙子

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未遣要束木鈞考荆湖錢穀

中書擬以爲平章政事及脫脫忽叅知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筭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耻之其以朕意諭安童 五月己巳災惑犯太微西垣上將荆湖行省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束木在鄂豈無贓賄

之迹臣亦請鉤考之遂遣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行
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束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
與要束木連姍相倚爲奸摘天祥䟽中語誣以不道
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辯其無
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省臣言
向阿里海牙與要束木互請鉤考今雖已死而事之
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要束木所發宜從其言行
之旣而要束木遂籍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 六
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 秋七月庚午立淮南洪澤
芍陂兩處屯田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

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
未幾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
歲得米數十萬斛 壬午免左丞相甕吉刺帶平章
政事阿必失合總制院使桑哥瞻巴國師弟子也爲
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
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
前職甕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
自是廷中有所建置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癸
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
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

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
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
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
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
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
勿行 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蘇湖多雨傷稼
百姓艱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雷膺請于朝發廩米
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
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
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 九月乙丑朔海

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
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斛曰蘇
木都刺等凡十國因楊廷壁屢奉詔招之遂俱入貢
甲申太陰犯天關 壬辰高麗國遣使獻日本俘
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執法戊戌太陰犯建星
己亥帝還大都 壬寅太白犯左執法辛亥太陰
犯東井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
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調民夫
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寅太白犯進賢 十一月
乙丑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運糧使 敕禽獸字孕

時無畋獵 戊辰太白犯亢巳卯太陰犯井辛巳歲
星犯壘壁陣 十二月戊戌太白犯東咸丁未太陰
犯井大都饑發官米減價糶于貧民丁巳太陰犯氏
戊午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太陰犯東井乙酉太陰犯房
辛卯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叅知政事樊楫等
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
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陳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乙未以麥朮督丁爲平章政事初麥朮督丁爲
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

佐安童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癸亥敕

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堯帝祠 乙丑復置尚書省以

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

李為左丞馬紹叅知政事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

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

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

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辛未初置國子監以耶律

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

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

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

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
遂以有尚爲祭酒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
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
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
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
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庚寅帝如上都三
月甲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
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
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
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部欲擬贓

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造施于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詰之曰今朝廷用至元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論罪汝以爲非欲沮

格至元鈔邪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
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預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
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
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帝初欲大用孟
頫議者難之 夏四月諸王乃顏反 五月壬寅帝
自將征乃顏發上都壬子高麗王曙請益兵征乃顏
以五百人赴之 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
征乃顏願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撒兒都魯之地
乃顏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初有告
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

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
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
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
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
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
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
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
法以戰旣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
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坐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王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以趙孟頫爲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

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
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
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
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
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
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
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鍾初鳴時即
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
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

桑哥

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答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秋七月癸巳，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合兵出瀋州，亦兒撒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癸丑日，暈連環白虹貫之。八月乙丑，帝還上都。九月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及乃顏叛民廢耕作。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冬十月戊午朔日食。丙子，檢覈中書錢穀，殺叅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十一月壬辰，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

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叅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爲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鉤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

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
相進李右丞左丞相阿木受命西征至哈刺霍州
卒追封河南王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運有
勞遙授宣慰使乙酉鎮南王以請軍渡富良江次
交阯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敕弛遼陽漁獵之禁惟
毋殺孕獸二月壬戌毀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
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
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
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

人行省叅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
之不從三月丁亥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戊子太
陰犯畢庚寅帝如上都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
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
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制宜
鄭子鼎也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
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
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
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
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

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
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遏脫歡歸
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
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
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
人以代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
不容入覲 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
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
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夏四月戊
午太陰犯井 徵宋江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

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年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枋得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枋得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

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
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
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
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
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師弓旌招賢輪帛迎士
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
世者孰不興起惜夫求異才而及枋得寔非其人貽
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
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
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

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衰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

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枋得之至愚極闇決
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
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
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
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䟽主正論力勸
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
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
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
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者不可勝數三綱
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

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
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
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
不待知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
枋得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
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吾家在弋陽執事僑
寓盱江相望一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
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復語曰士屈於不知
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枋得爲江南一愚直人

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
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既而留夢炎亦
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
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
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
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
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
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
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
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
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
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
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
起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
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
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
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
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
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

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
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
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
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
也 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
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
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戰敗火魯火孫札尤魯夾還至
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
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己丑河決汴梁大康通許
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 六月甲戌太白犯井

丁丑太陰犯歲星大霖雨蝗害稼 秋七月己亥熒

惑犯氏庚子太白犯鬼膠州連歲大水霸瀋二州霖

雨害稼乙巳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縣野蠶成蠶

絲可爲帛 八月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趙晉冀三

州蝗 九月壬辰帝還大都 庚子太陰犯畢癸卯

熒惑犯南斗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江浙行

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

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

解惟宣屹不爲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

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

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
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
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
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
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
乎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
之延祐中賜謚忠憲冬十月庚申遣使鉤考諸路
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
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
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

禮

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 丙子遣瀛國公趙昱學佛于土蕃

詔免儒戶雜徭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十一月己亥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

史中丞文用首舉胡祗通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會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避遜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撫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驕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

有尋遷為大司農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四

起己丑至辛卯凡三年

世祖四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從壽張縣尹韓

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出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

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

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

聞詔賜名會通河二月丁卯帝如上都以中書

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以伯答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三月庚辰朔日食乙未鑄渾天儀成癸巳金齒以其民二十萬一千戶有奇來歸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遣使其友趙孟頫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
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
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
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
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
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
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
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
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
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

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 五月丙申以忻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叅知政事張天祐為中書叅知政事 六月辛巳海都寇邊 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

杭海晉王苻麻刺率衆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
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土土哈曰昔太
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
事何愧昔人 八月辛未歲星晝見 九月戊寅歲
星犯井 已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冬十月丙
辰禁內外百官受饋酒食受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
月戊寅帝還大都 十一月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
八千人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
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旣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
並遣赴闕從之 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先是令

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爲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旣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文帝以

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
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
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
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
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
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
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
之仍給所費歲爲例

二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太白犯牛癸丑太陰犯井

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官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及江南學田錢穀二月戊寅太陰犯畢癸未泉州

地震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

三月壬子熒惑犯鉤鈴夏四月癸酉朔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六月丁酉

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兀魯帶進定宗實錄

秋七月丙寅雲南閣力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

附八月辛未朔日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九

月戊申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

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
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遣阿剌渾薩里召集賢翰林
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
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
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
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
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
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
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
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

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帝還大都。冬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餘萬。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十一月戊申。太陰掩鎮星。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安童罷安。

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
乃領宿衛 十二月己亥省溧陽路爲縣入建康
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
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
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奎 辛酉
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
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
萬石 壬戌尚書省臣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
罷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

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
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
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邴夢炎在宋爲
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
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
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見意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
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
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
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
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

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
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改溲北徹里乘間
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
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
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
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
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擁蔽聰明紊亂
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
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
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

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時尚書省大臣多以罪罷去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邪太宗孫邪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
濟南路總管府事二月丙子罷徵理司詔下之日
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鉤考
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
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
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
竊視者罪之丁丑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木
平章政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
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
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

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
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
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
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
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
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
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
完澤不忽木以前職 癸未帝如上都 丙戌詔改
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使
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

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 三月

己亥朔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乙未歲星犯

輿鬼 五月戊戌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

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

筭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

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

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

誅之以謝天下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甲辰中

書省臣麥朮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

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東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東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東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東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寃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

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
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求州何
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置
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辛亥徵太子贊善劉
因因前以繼母病去至是以集賢學士徵之因以疾
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
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
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
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
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

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
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
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
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
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乎
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不知
我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踪跡之近似者觀之
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
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

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日前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性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旣以疢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

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
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
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
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
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
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
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
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
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
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

曲爲保全因實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
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
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疆
致之 癸丑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
丁巳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
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
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
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六月辛卯太陰
犯畢 秋七月戊申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
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

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驛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愍答孫妻子家貲入官及是還之 丁巳桑哥伏

誅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辛丑以咱喜魯丁爲平章政事

壬子遣使招諭瑠求瑠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徃伐

之既而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
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
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
誌斗卒于行初誌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
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壬申

以雪雪的斤爲平章政事

癸巳遣禮部尚書張立

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
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燂襲位不忽木曰彼山
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
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

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十一月乙卯諭中書議增中外官吏俸十二月己巳蠲瀛國公田租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壬申中書省臣何榮祖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乃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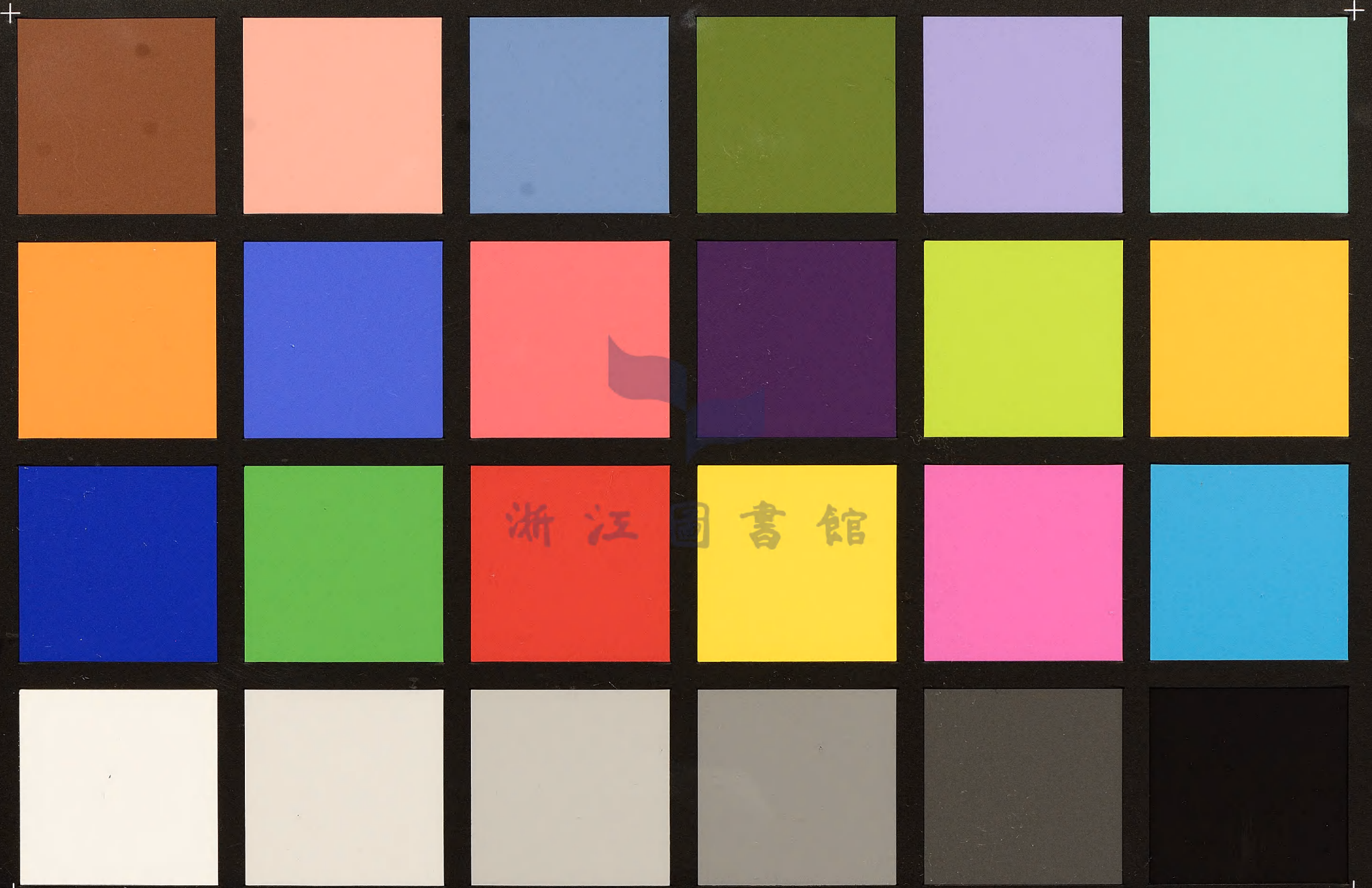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 030006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